

周
生
烈
子
子
仲
蒙
子
傅
說
素
履
子



中

說

阮王
逸通
注著

中
華
書
局

中說序

周公、聖人之治者也。後王不能舉，則仲尼述之。而周公之道明，仲尼、聖人之備者也。後儒不能達，則孟軻尊之。而仲尼之道明。文中子、聖人之修者也。孟軻之徒歟，非諸子流矣。蓋萬章、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，盡錄其言。故孟氏章句，略而多闕。房、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，大宣其教。故王氏續經，抑而不振。中說者，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。薛收、姚義集而名之。唐太宗正觀初，精修治具，文經武略，高出近古。若房、杜、李、魏、二溫、王、陳輩，迭爲將相，實永三百年之業。新門人之功，過半矣。正觀二年，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，及文中子世家，未及進用，爲長孫無忌所抑，而淹尋卒。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，代莫得聞焉。二十三年，太宗沒，子之門人盡矣。惟福時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，始爲十篇。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，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。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，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，且記房、魏與太宗論道之美，亦非中說後序也。蓋同藏緗帙，卷目相亂，遂誤爲序焉。逸家藏古編，尤得精備，亦列十篇，實無二序。以章詳測，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，編諸隋書而亡矣。關子明事，具於裴晞先賢傳，今亦無存。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，因附於中說兩間。且曰：同志淪殞，帝關悠邈，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，吁可悲矣。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，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，後人責房、魏不能揚師之道，亦有由焉。夫道之深者，固當年不能窮，功之遠者，必異代而後顯。方當聖時，人文復古，則周孔至治大備，得以隆之。昔荀卿揚雄二書。

尙有韓愈、柳宗元刪定、李軌、楊億註釋。況文中子非荀、揚比也。因爲引註。以翼斯文。夫前聖爲後聖之備。古文乃今文之修。未有離聖而異驅。捐古而近習。而能格於治者也。皇宋御天下。尊儒尙文。道大淳矣。修王削霸。政無雜矣。抑又跨唐之盛。而使文中之徒遇焉。彼韓愈氏力排異端。儒之功者也。故稱孟子能拒楊墨。而功不在禹下。孟軻氏儒之道者也。故稱顏回。謂與禹稷同道。愈不稱文中子。其先功而後道歟。猶文中子不稱孟軻。道存而功在其中矣。唐末司空圖。嗟功廢道衰。乃明文中子聖矣。五季經亂。逮乎削平。則柳仲塗宗之於前。孫漢公廣之於後。皆云聖人也。然未及盛行其教。噫。知天之高。必辯其所以高也。子之道其天乎。天道則簡而功密矣。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。雖環周萬變。不出乎天中。令推策揆影。庶髣髴其端乎。大哉中之爲義。在易爲二五。在春秋爲權衡。在書爲皇極。在禮爲中庸。謂乎無形非中也。謂乎有象非中也。上不蕩於虛無。下不局於器用。惟變所適。惟義所在。此中之大略也。中說者如是而已。李靖問聖人之道。子曰。無所由亦不至於彼。又問彼之說。曰。彼道之方也。必也無至乎。魏徵問聖人憂疑。子曰。天下皆憂疑。吾獨不憂疑乎。退謂董常曰。樂天知命。吾何憂。窮理盡性。吾何疑。舉是深趣。可以類知焉。或有執文昧理。以模範論語爲病。此皮膚之見。非心解也。阮逸序。

中說目錄

卷上

王道篇

天地篇

事君篇

周公篇

問易篇

卷下

禮樂篇

述史篇

魏相篇

立命篇

關朗篇

中說目錄

一

中說卷上

隋 龍門王 通著

王道篇第一

文中子曰。甚矣王道難行也。吾家頃銅川六世矣。未嘗不篤於斯。然亦未嘗得宜其用。退而咸有述焉。則以志其道也。蓋先生之述曰。時變論六篇。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。江州府君之述曰。五經決錄五篇。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。晉陽穆公之述曰。政大論八篇。其言帝王之道著矣。同州府君之述曰。政小論八篇。其言王霸之業盡矣。安康獻公之述曰。皇極讜義九篇。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。銅川府君之述曰。興衰要論七篇。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。余小子獲覩成訓。勤九載矣。服先人之義。稽仲尼之心。天人之事。帝王之道。昭昭乎。子謂董常曰。吾欲修元經。稽諸史論。不足徵也。吾得政大論焉。董常曰。夫子之得。蓋其志焉。子曰。然。微也。吾得時變論焉。吾欲續書。按諸載錄。不足徵也。吾得政大論焉。董常曰。夫子之得。蓋其志焉。子曰。然。子謂薛收曰。昔聖人述史三焉。其述書也。帝王之制備矣。故索焉而皆獲。其述詩也。興衰之由顯。故究焉而皆得。其述春秋也。邪正之跡明。故考焉而皆當。此三者。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。故聖人分焉。文中子曰。吾視遷固而下。述作何其紛紛乎。帝王之道。其暗而不明乎。天人之意。其否而不交乎。制理者參而不一乎。陳事者亂而無緒乎。子不豫。聞江都。有變。咨然而興曰。生民厭亂久矣。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。吾不

與焉。命也。文中子曰：道之不勝時久矣。吾將若之何。董常曰：夫子自秦歸晉，宅居汾陽，然後三才五常，各得其所。薛收曰：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。子曰：六國之弊，亡秦之酷，吾不忍聞也。又焉取皇綱乎。漢之統天下也，其除殘穢，與民更始，而興其視聽乎。薛收曰：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。子曰：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。收曰：然。子曰：余安敢望仲尼。然至興衰之際，未嘗不再三焉。故具六代始終，所以告也。文中子曰：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。元經可得，不與乎。薛收曰：始於晉惠何也。子曰：昔者明王在上，賞罰其有差乎。元經褒貶，所以代賞罰者也。其以天下無主，而賞罰不明乎。薛收曰：然。則春秋之始，周平魯隱，其志亦若斯乎。子曰：其然乎。而人莫之知也。薛收曰：今乃知天下之治，聖人斯在上矣。天下之亂，聖人斯在下矣。聖人達而賞罰行，聖人窮而褒貶作。皇極所以復建，而斯文不喪也。不其深乎。再拜而出，以告董生。董生曰：仲尼沒而文在茲乎。文中子曰：卓哉周孔之道，其神之所爲乎。順之則吉，逆之則凶。子述元經，皇始之事，歎焉。門人未達，叔恬曰：夫子之歎，蓋歎命矣。書云：天命不于常，惟歸乃有德。戎狄之德，黎民懷之。三才其捨諸。子聞之曰：疑爾知命哉。子在長安，楊素、蘇夔、李德林皆請見。子與之言，歸而有憂色。門人問：子曰：素與吾言終日，言政而不及化，夔與吾言終日，言聲而不及雅，德林與吾言終日，言文而不及理。門人曰：然則何憂。子曰：非爾所知也。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，今言政而不及化，是天下無禮也。言聲而不及雅，是天下無樂也。言文而不及理，是天下無文也。王道從何而興乎。吾所以憂也。門人退，子援琴鼓蕩之。什門人皆齋襟焉。子曰：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畏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稽德則遠，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。

曰洋洋乎光明之業。天實監爾。能不以揖讓終乎。繁師元將著北齊錄。以告子。子曰。無苟作也。越公以食經遺子。子不受。曰。羹藜含糗。無所用也。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。子曰。小人不激不勵。不見利不勸。靖君亮問辱。子曰。言不中。行不謹。辱也。子曰。化至九變。王道其明乎。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。裴晞曰。何謂也。子曰。夫樂象成者也。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。王化始終所可見也。故韶之成也。虞氏之恩被動植矣。烏鵲之巢。可俯而窺也。鳳皇何爲而藏乎。子曰。封禪之費非古也。徒以夸天下。其秦漢之侈心乎。子曰。易樂者必多哀。輕施者必好奪。子曰。無赦之國。其刑必平。多斂之國。其財必削。子曰。廉者常樂無求。貪者常憂不足。子曰。杜如晦若逢其明王。於萬民其猶天乎。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。何謂也。子曰。春生之。夏長之。秋成之。冬斂之。父得其爲父。子得其爲子。君得其爲君。臣得其爲臣。萬類咸宜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。杜氏之任。不謂其猶天乎。吾察之久矣。目恍惚然。心神忽然。此其識時運者。憂不逢真主以然哉。叔恬曰。舜一歲而巡五獄。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。子曰。無他道也。兵衛少而徵求寡也。子曰。王國之有風。天子與諸侯夷乎。誰居乎。幽王之罪也。故始之以黍離。於是雅道息矣。子曰。五行不相沴。則王者可以制禮矣。四靈爲畜。則王者可以作樂矣。子遊孔子之廟。出而歌曰。大哉乎。君君臣臣。父父子子。兄兄弟弟。夫夫婦婦。夫子之力也。其與太極合德。神道並行乎。王孝逸曰。夫子之道。豈少是乎。子曰。子未三復白圭乎。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。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。成我者夫子也。道不啻天地父母。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。吾子汨彘倫乎。孝逸再拜謝之。終身不敢減否。韋鼎請見。子三見而三不語。恭恭若不足。鼎出。謂門人曰。夫子得志於朝。

廷有不言之化。不殺之嚴矣。楊素謂子曰。天子求善禦邊者。素聞惟賢知賢。敢問夫子。子曰。羊祜、陸遜、仁人也。可使。素曰。已死矣。何可復使。子曰。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。如不能廣求何益。通聞邇者悅。遠者來。折衝樽俎可矣。何必臨邊也。子之家六經畢備。朝服祭器不假。曰。三綱五常自可出也。子曰。悠悠素餐者。天下皆是。王道從何而興乎。子曰。七制之主。其人可以卽戎矣。董常死。子哭於寢門之外。拜而受弔。裴晞問曰。衛玠稱人有不及。可以情恕。非意相于。可以理遣。何如。子曰。寬矣。曰。仁子。子曰。不知也。阮嗣宗與人談。則及玄遠。未嘗臧否人物。何如。子曰。慎矣。曰。仁乎。子曰。不知也。子曰。恕哉。凌敬視人之孤。猶己也。子曰。仁者。吾不得而見也。得見智者。斯可矣。智者。吾不得而見也。得見義者。斯可矣。如不得見。必也剛介乎。剛者。好斷。介者。殊俗。薛收問至德要道。子曰。至德。其道之本乎。要道。其德之行乎。禮不云乎。至德爲道本。易不云乎。顯道神德行。子曰。大哉。神乎。所自出也。至哉。易也。其知神之所爲乎。子曰。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。子登雲中之城。望龍門之關。曰。壯哉。山河之固。賈瓊曰。旣壯矣。又何加焉。子曰。守之以道。降而宿于禹廟。觀其碑首。曰。先君獻公之所作也。其文典以達。見劉孝標絕交論。曰。惜乎。舉任公而毀也。任公於是乎。不可謂知人矣。見辯命論。曰。人道廢矣。子曰。使諸葛亮而無死。禮樂其有興乎。子讀樂毅論。曰。仁哉。樂毅善藏其用。智哉。太初善發其蘊。子讀無鬼論。曰。未知人焉。知鬼。

天地篇第二

子曰。聞者動。方者靜。其見天地之心乎。子曰。智者樂。其存物之所爲乎。仁者壽。其忘我之所爲乎。子曰。義

也清而莊。靖也惠而斷。威也和而博。收也曠而肅。瓊也明而毅。淹也誠而厲。元齡志而密。徵也直而遂。大雅深而宏。叔達簡而正。若逢其時。不減卿相。然禮樂則未備。或曰。董常何人也。子曰。其動也權。其靜也至。其顏氏之流乎。叔恬曰。山濤爲吏部。拔賢進善。時無知者。身歿之後。天子出其奏于朝。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。如何。子曰。密矣。曰。仁乎。子曰。吾不知也。李密見子而論兵。子曰。禮信仁義。則吾論之。孤虛詐力。吾不與也。李伯藥見子而論詩。子不答。伯藥退。謂薛收曰。吾上陳應劉。下述沈謝。分四聲八病。剛柔清濁。各有端序。音若墳篋。而夫子不應我。其未達歟。薛收曰。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。上明三綱。下達五常。於是徵存亡。辯得失。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。君子賦之以見其志。聖人采之以觀其變。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。是夫子之所痛也。不答。則有由矣。子曰。學者博誦云乎哉。必也貫乎道。文者苟作云乎哉。必也濟乎義。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。退謂子收曰。河圖洛書。盡在是矣。汝往事之。無失也。子曰。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。吾未之見也。子謂魏徵曰。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。徵也遂。凝也挺。若並行於時。有用捨焉。子謂李靖曰。凝也。若容於時。則王法不撓矣。李靖問任智如何。子曰。仁以爲己任。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。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。子曰。天人也。收曰。何謂天人。子曰。眇然小乎。所以屬於人。曠哉大乎。獨能成其天。賈瓊問君子之道。子曰。必先恕乎。曰。敢問恕之說。子曰。爲人子者。以其父之心爲心。爲人弟者。以其兄之心爲心。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。子曰。君子之學進於道。小人之學進於利。楚難作。使使召子。子不往。謂使者曰。爲我謝楚公。天下崩亂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。苟非其道。無爲禍先。李密問王霸之略。子曰。不

以天下易一民之命。李密出。子謂賈瓌曰。亂天下者必是夫也。幸災而念禍。愛強而願勝。神明不與也。居家雖孩孺必狎。其使人也。雖童僕必欲容。子曰。我未見知命者也。子曰。不就利。不違害。不強交。不苟絕。惟有道者能之。子躬耕。或問曰。不亦勞乎。子曰。一夫不耕。或受其饑。且庶人之職也。亡職者罪無所逃。天地之間。吾得逃乎。子藝黍登場。歲不過數石。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。成禮則止。子之室。酒不絕。薛方士問葬。子曰。貧者斂手足。富者具棺槨。封域之制無廣也。不居良田。古者不以死傷生。不以厚爲禮。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。子曰。敬而遠之。問祭。子曰。何獨祭也。亦有祀焉。有祭焉。有享焉。三者不同。古先聖人以接三才之奧也。達茲三者之說。則無不至矣。叔達免其首。子曰。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。其上也密。其接下也溫。其臨事也斷。或問蘇綽。子曰。俊人也。曰。其道何如。子曰。行於戰國可以強。行於太平則亂矣。問牛宏。子曰。厚人也。子覲田。魏徵杜淹董常至。子曰。各言志乎。徵曰。願事明王。進思盡忠。退思補過。淹曰。願執明王之法。使天下無冤人。常曰。願聖人之道行於時。常也。無事於出處。子曰。大哉。吾與常也。子在長安。曰。歸來乎。今之好異輕進者。率然而作。無所取焉。子在絳。程元者因薛收而來。子與之言六經。元退謂收曰。夫子載造彝倫。一匡皇極。徵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。子曰。蓋有慕名而作者。吾不爲也。叔恬曰。文中子之教興。其當隋之季世。皇家之末造乎。將敗者吾傷。其不得用。將興者吾惜。其不得見。其志勤。其言微。其事以蒼生爲心乎。文中子曰。二帝三王。吾不得而見也。捨兩漢將安之乎。大哉。七制之主。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。其役簡。其刑濇。君子樂其道。小人懷其生。四百年間。天下無二志。其有以結人心乎。終之以禮。

樂則三王之舉也。子曰：王道之駁久矣。禮樂可以不正乎？大義之蕪甚矣。詩書可以不續乎？子曰：唐虞之道直以大，故以揖讓終焉。必也有聖人承之，何必定法？其道甚闊，不可格于後。夏商之道直以簡，故以放弑終焉。必也有聖人扶之，何必在我？其道亦曠，不可制于下。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周公所爲乎？子燕居，董常竇威侍。子曰：吾視千載已上，聖人在上者，未有若周公焉。其道則一，而經制大備。後之爲政，有所持循。吾視千載而下，未有若仲尼焉。其道則一，而述作大明。後之修文者，有所折中矣。千載而下，有申周公之事者，吾不得而見也。千載而下，有紹宣尼之業者，吾不得而讓也。子曰：常也。其殆坐忘乎？靜不證理而足用焉，思則或妙。李靖問聖人之道。子曰：無所由，亦不至於彼。門人曰：徵也。至，或曰：未也。門人惑。子曰：徵也。去此矣，而未至於彼，或問彼之說。子曰：彼，道之方也，必也無至乎。董常聞之，悅。門人不達。董常曰：夫子之道，與物而來，與物而去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視。薛收曰：大哉夫子之道，一而已矣。子謂程元曰：汝與董常何如？程元曰：不敢企常，常也。遺道德，元也。志仁義，子曰：常則然矣，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。其於彼有所至乎？子曰：董常時有慮焉，其餘則動靜慮矣。子曰：孝哉薛收，行無負於幽明。子於是日，弔祭則終日不笑，或問王隱。子曰：敏人也。其器明，其才富，其學贍，或問其道。子曰：述作多而經制淺，其道不足稱也。子謂陳壽有志於史，依大義而削異端，謂范寧有志於春秋，徵聖經而詰衆傳。子曰：使陳壽不美於史，遷固之罪也。使范寧不盡美於春秋，歆向之罪也。裴晞曰：何謂也？子曰：史之失，自遷固始也。記繁而志寡，春秋之失，自歆向始也。棄經而任傳。子曰：蓋九師與而易道微，三傳作而春秋散。賈瓊曰：何謂也？子曰：白黑相渝，能無

微乎。是非相擾。能無散乎。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。大戴小戴禮之衰也。書殘於古今。詩失於齊魯。汝知之乎。賈瓊曰。然則無師無傳可乎。子曰。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苟非其人。道不虛行。必也傳又不可廢也。子謂叔恬曰。汝不爲續詩乎。則其視七代損益。終慙然也。子謂續詩可以諷。可以達。可以蕩。可以獨處。出則悌。入則孝。多見治亂之情。文中子曰。吾師也。詞達而已矣。或問揚雄。張衡。子曰。古之振奇人也。其思苦。其言艱。曰。其道何如。子曰。靖矣。子曰。過而不文。犯而不校。有功而不伐。君子人哉。子曰。我未見見謗而喜。聞譽而懼者。子曰。富觀其所與。貧觀其所取。達觀其所好。窮觀其所爲。可也。或問魏孝文。子曰。可與興化。銅川夫人好藥。子始述方。芮城府君重陰陽。子始著歷。日且曰。吾懼覽者或費日也。子謂薛知仁善處俗。以芮城之子妻之。子曰。內難而能正其志。同州府君以之。子曰。吾於天下。無去也。無就也。惟道之從。

事君篇第三

房元齡問事君之道。子曰。無私。問使入之道。曰。無偏。曰。敢問化入之道。子曰。正其心。問禮樂。子曰。王道盛。則禮樂從而興焉。非爾所及也。或問楊素。子曰。作福作威。玉食不知其他也。房元齡問郡縣之治。子曰。宗周列國八百餘年。皇漢雜建四百餘載。魏晉已降。滅亡不暇。吾不知其用也。楊素使謂子曰。盍仕乎。子曰。疏屬之南。汾水之曲。有先人之弊廬在。可以避風雨。有田可以具饘粥。彈琴著書。講道勸義。自樂也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。時和歲豐。則通也。受賜多矣。不願仕也。子曰。古之爲政者。先德而後刑。故其人悅以恕。今之爲政者。任刑而棄德。故其人怨以詐。子曰。古之從仕者。養人。今之從仕者。養己。子曰。甚矣齊文宣之

虐也。姚義曰：何謂克終？子曰：有楊遵彥者，寔國掌命，視民如傷，奚爲不終？竇威好議禮，子曰：威也，賢乎哉！我則不敢。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：何謂遑遑者？無急歟？子曰：非敢急，傷時怠也。子曰：吾不度，不執，不常不遂。房元齡曰：書云：霍光廢帝舉帝，何謂也？子曰：何必霍光？古之大臣廢昏舉明，所以康天下也。子游河間之渚，河上丈人曰：何居乎斯人也？心若醉六經，目若營四海，何居乎斯人也？文中子去之，薛收曰：何人也？子曰：隱者也。收曰：盍從之乎？子曰：吾與彼不相從久矣，至人相從乎？子曰：否也。子在河上曰：滔滔乎，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，今吾得之止乎？子見牧守屢易，曰：堯舜三載考績，仲尼三年有成，今旬月而易，吾不知其道。薛收曰：如何？子曰：三代之興，邦家有社稷焉，兩漢之盛，牧守有子孫焉，不如是之亟也。無定主而責之以忠，無定民而責之以化，雖曰能之，末由也已。賀若弼請射於子，發必中，子曰：美哉乎藝也。古君子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而後藝可游也。弼不悅而退，子謂門人曰：矜而復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子謂荀悅、史乎史乎，謂陸機、文乎文乎，皆思過半矣。子謂文士之行，可見謝靈運、小人哉，其文傲，君子則謹。沈休文、小人哉，其文治，君子則典。鮑昭、江淹、古之狷者也，其文急以怨。吳筠、孔珪、古之狂者也，其文怪以怒。謝莊、王融、古之纖人也，其文碎。徐陵、庾信、古之夸人也，其文誕。或問孝綽兄弟，子曰：鄙人也，其文淫。或問湘東王兄弟，子曰：貪人也，其文繁。謝朓、淺人也，其文捷。江總、詭人也，其文虛。皆古之不利人也。子謂顏延之、王儉、任昉，有君子之心焉，其文約以則。尚書召子仕，子使姚義往辭焉，曰：必不得已，署我於蜀。或曰：辭，子曰：吾得從嚴耕游泳以卒世，何患乎僻？子曰：吾惡夫佞者，必也愚乎？愚者不妄動，吾惡夫豪者，必也恪乎？恪

者不妄散。子曰：達人哉！山濤也。多可而少怪。或曰：王戎賢乎？子曰：戎而賢，天下無不賢矣。子曰：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。以天下讓，時人莫之知也。子曰：君子哉！思王也。其文深以典，房元齡問史，子曰：古之史也，辯道。今之史也，耀文。問文，子曰：古之文也，約以達，今之文也，繁以塞。薛收問續詩，子曰：有四名焉，有五志焉。何謂四名？一曰化，天子所以風天下也。二曰政，蕃臣所以移其俗也。三曰頌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。四曰歎，以陳誨立誠于家也。凡此四者，或美焉，或勉焉，或傷焉，或惡焉，或誠焉。是謂五志。子謂叔恬曰：汝爲春秋元經乎？春秋元經於王道，是輕重之權衡，曲直之繩墨也。失則無所取衷矣。子謂續詩之有化，其猶先王之有雅乎？續詩之有政，其猶列國之有風乎？子曰：郡縣之政，其異列國之風乎？列國之風深以固，其人篤曰：我君不卒求我也。其上下相安乎？及其變也，勞而散。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，而不敢怨。郡縣之政悅以幸，其人慕曰：我君不卒撫我也。其臣主屢遷乎？及其變也，苛而迫。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，而無所傷焉。雖有善政，未及行也。魏徵曰：敢問列國之風變，傷而不怨，郡縣之政變，怨而不傷，何謂也？子曰：傷而不怨，則不曰猶吾君也。吾得逃乎？何敢怨，怨而不傷，則不曰彼下矣。吾將賊之，又何傷？故曰：三代之末，尚有仁義存焉。六代之季，仁義盡矣。何則？導人者非其路也。子曰：變風變雅作，而王澤竭矣。變化變政作，而帝制衰矣。子曰：言取而行違，溫彥博惡之。面譽而背毀，魏徵惡之。子曰：愛生而敗仁者，其下愚之行歟。殺身而成仁者，其中人之行歟。游仲尼之門，未有不迨中者也。陳叔達爲絳郡守，下捕賊之令曰：無急也。請自新者原之，以觀其後。子聞之曰：陳守可與言政矣。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苟非君子，焉能固窮導之以德，懸之以

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。辭收問恩不害義。儉不傷禮。何如。子曰此文景尙病其難行也。夫廢肉刑害於義。損之可也。衣弋綈傷乎禮。中焉可也。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。不可格于後。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。不可則止。且今之事君也以佞。無所不至。子曰吾讀於易也。述而不敢論。吾於禮樂也。論而不敢辯。吾於詩書也。辯而不敢議。或問其故。子曰有可有不可。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。子曰可不可。天下之所存也。我則存之者也。子閒居儼然。其動也徐。若有所慮。其行也方。若有所畏。其接長者恭。恭然如不足。接幼者溫。溫然如有就。子之服儉以潔。無長物焉。綺羅錦繡不入于室。曰君子非黃白不御。婦人則有青碧。子宴賓無貳饌。食必去生。味必適。果菜非其時不食。曰非天道也。非其土不食。曰非地道也。鄉人有窮而索者。曰爾於我乎取。無擾爾鄰里。鄉黨爲也。我則不厭。鄉人有喪。子必先往。反必後。子之言應而不唱。唱必有大端。子之鄉無爭者。或問人善。子知其善則稱之。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。子濟大川。有風則止。不登高。不履危。不乘悍。不奔馭。鄉人有水土之役。則具畚鍤以往。曰吾非從大夫也。銅川府君之喪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。營葬具。曰必儉也。吾家有制焉。棺槨無飾。衣衾而舉。帷車而載。塗車葛靈。則不從五世矣。既葬之。曰自仲尼已來。未嘗無誌也。於是立墳高四尺。不樹焉。子之他鄉。舍人之家。出入必告。旣而曰。奚適而無稟。萬春鄉社。子必與執事。翼如也。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。將行。謂文中子曰。何以贈我。子曰清而無介。直而無執。曰何以加乎。子曰太和爲之表。至心爲之內。行之以恭。守之以道。退而謂董常曰。大廈將頽。非一木所支也。子曰婚娶而論財。夷虜之道也。君子不入其鄉。古者男女之族。各擇德焉。不以財爲禮。子之族。婚嫁必

具六禮。曰斯道也。今亡矣。三綱之首不可廢。吾從古。子曰。惡衣薄食。少思寡欲。今人以爲詐。我則好詐焉。不爲誇街。若愚似鄙。今人以爲恥。我則不恥也。子曰。古之仕也。以行其道。今之仕也。以逞其欲。難矣乎。子曰。吏而登仕。勞而進官。非古也。其秦之餘酷乎。古者士登乎仕。吏執乎役。祿以報勞。官以授德。子曰。美哉。公旦之爲周也。外不屑天下之謗。而私其迹。曰。必使我子孫相承。而宗祀不絕也。內實達天下之道。而公其心。曰。必使我君臣相安。而禍亂不作。深乎深乎。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。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。故邊鄙之義。曰。洛邑之地。四達而平。使有德易以興。無德易以衰。無功作五斗先生傳。子曰。汝忘天下乎。縱心敗矩。吾不與也。

周公篇第四

子謂周公之道。曲而當。私而恕。其窮理盡性。以至於命乎。子曰。聖人之道。其昌也。潛。其弊也。寢。臺臺焉。若寒暑進退。物莫不從之。而不知其由也。溫彥博問稽康阮籍何人也。子曰。古之名理者。而不能窮也。曰。何謂也。子曰。道不足。而器有餘。曰。敢問道器。子曰。通變之謂道。執方之謂器。曰。劉靈何人也。子曰。古之閉關人也。曰。可乎。曰。兼忘天下。不亦可乎。曰。道足乎。曰。足則吾不知也。陳守謂薛生曰。吾行令於郡縣。而盜不止。夫子居於鄉里。而爭者息。何也。薛生曰。此以言化。彼以心化。陳守曰。吾過矣。退而靜居三月。盜賊出境。子聞之曰。收善言。叔德善聽。房元齡問田疇何人也。子曰。古之義人也。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。其發謀勳慮。經天下乎。謂昭德之舞閑而泰。其和神定氣綏。天下乎。太原府君曰。何如。子曰。或決而成之。或泰而守